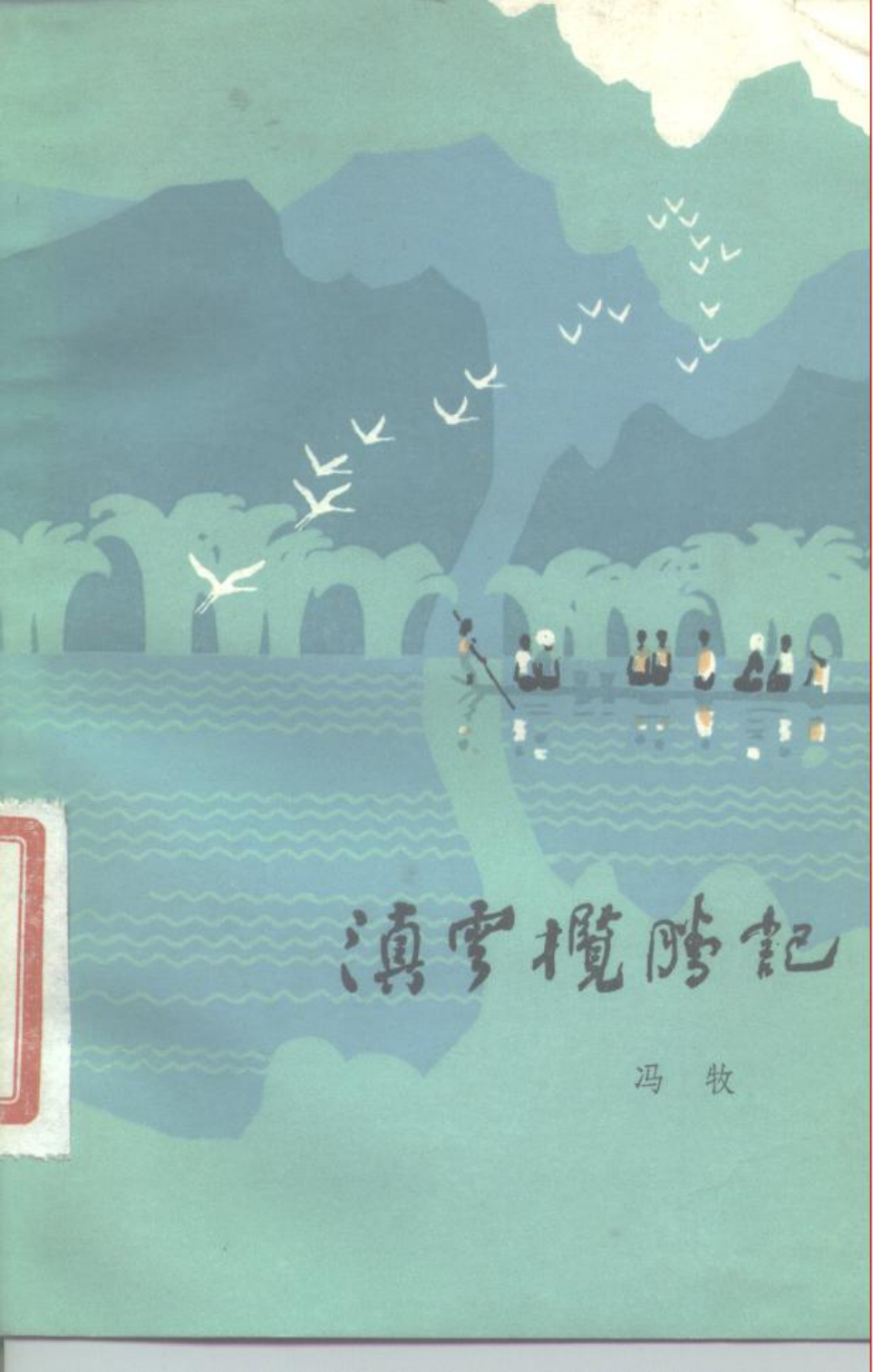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t features a row of palm trees in the foreground, with mountains in the background. A group of people is depicted on a beach or near the water's edge. Several white birds are shown in flight across the sky.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shades of green and blue, with white for the birds and a small red and white rectangular element on the left side.

滇黔攬勝記

馮 牧

1267/104

滇雲攬勝記

馮 牧



DIANYUNLANSHENGJI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6047

百花文艺出版社

796047



滇云揽胜记

冯 牧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7 1/4 插页2 字数100,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 10151·528

定价: 0.49元

内 容 提 要

作者三十年来，曾十几次深入云南探胜。其足之所至，多为人所少经之地；其笔之所及，亦为人所难写之景。幅幅画页，缀成长卷：高耸入云的高黎贡山奇峰，千载难逢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人迹罕至的怒江溶岩洞穴，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大小瀑布……尽入其中。色彩或浓重、或淡雅，但都洋溢着对祖国山川、兄弟民族、边防战士的挚爱之情。

目 录

春光长在的地方	1
湖光山色之间	14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31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	42
傣族的“赞哈”和他们的歌	55
从怒江到片马	62
摩梭人的家乡	77
清碧溪速写	94
虎跳峡探胜	101

07/05

碧达海——难忘的旅程	118
瀑布之歌	141
山杜鹃赞	156
在阿诗玛的故乡	163
八千里路云和月	171
我的战友，我的亲人	179
我在云南边疆	190
后 记	225



春光长在的地方

我们祖国的西南边疆有着许多河流。绿色的河流象叶脉似地密布在广阔的土地上；它们穿过群山，穿过丘陵和峡谷，穿过森林和田野，然后汇合成巨流，奔腾入海。我们的母亲大地，以最大的慷慨给予了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的各族兄弟们：肥腴的黑土，常绿的森林，和煦的阳光和不竭的流水，使这片土地美丽和富饶得象花园一样。人们说：云南边疆四季都是春天。

但是，就在几年以前，当共产党的阳光还没有照耀在这里的时候，当封建剥削、民族压迫、

贫困、猜疑和愚昧象乌云似地压在每一间茅屋的草顶上的时候，自然界的春天对于我们这些说着不同语言的勤劳而又勇敢的兄弟们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在居住在祖国边沿地带的有些民族中间，甚至没有春天这个词汇。他们只知道：在这些时候，是耕作和收获的季节；在那些时候，是狩猎和打柴的时候；而在另一些时候，是他们那样憎恶而又无可避免地上山逃避反动统治造成的灾难的季节。而春天是什么呢？春天不能给我们带来盐巴、布匹和农具；春天不能帮助我们掀去身上的反动统治的石板；春天不能把我们从垂死的疾病中解救出来；春天不能使我们挺起身来，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真正的春天到得很迟，但它毕竟是来临了。边疆兄弟民族的春天并不是伴着杜鹃的啼鸣和鲜花的盛开而到来的。他们的春天是伴着人民解放军的号角和歌声而到来的，是伴着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民族工作队而到来的。只是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降临在边疆的土地上的时候，边疆的兄弟民族才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春天。

五〇年的春天是第一个真正的春天。正是在

春耕的季节里，我们向国境挺进的先遣部队渡过了红河，进入了密布着原始森林的兄弟民族聚居区。红河真是红色的，红得象那时正在岸上盛开的映山红一样。我们带着好奇问一个哈尼族向导：红河为什么是红的？他根本不理睬一切科学常识的论据，回答我们说，红河是被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哈尼族英雄的血染红的，他因为率众反抗封建压迫而被杀死在红河，从此，红河就变成红色的了。这种神话似的奇谈引起了战士们一阵同情的笑声。然而，当我们越深入到边疆民族区域，就越发感到：这个哈尼族向导所说的不仅是传说，而且也是真理。富饶而美丽的边疆展开在我们眼前：清澈的河流，黑色的土地，荫蔽天日的森林，都使我们感到好象来到了一个正待垦拓的天堂。然而，比这一切都更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却是贫困。在那些隐藏在山凹和树林里的孤零零的村寨中间，我们的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的弟兄们，穿着破烂的麻布衣，披着棕蓑衣，偎偃在卑湿的泥地上，锅里煮的是没有盐的野竹笋和芭蕉心；孩子们光着腿，脸色和他们用蓝靛染的包头布一样青，嘴里嚼着仙人掌的果。家家的

粮缸都是空的，有的被残匪抢走了，有的在春荒中吃光了。成年人都逃到山里去了：一半为了采糊口的野菜，一半是为了逃避残匪。

可怕的贫困！谁要是不亲身到那些破漏的草屋顶下去看看，谁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贫困。我们那时刚刚经过几个月的战斗行军。我们是一支疲惫而艰苦的队伍。但是我们还是拿出了我们的一半口粮，脱下了我们的最后一件衬衣。我们日以继夜地、忍饥耐苦地到森林里、到高山上去，一面清剿残匪，一面叫回那些象岩羊一样藏匿起来的男女。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国境线上的每一片老林和每一座山峰。在被藤蔓纠结得象蜘蛛网似的丛林中，在被各种热带植物荫覆着的岩石旁，在披满了青苔和藤鬚的古树树洞里，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了那些宁肯与麋鹿为邻、也不肯在残匪蹂躏下生活的人们。有一次，战士们在林中的一间用芭蕉叶和棕榈搭的小房里发现了一个叫作李老大的苦聪人，依靠着一把弩弓，他过着这种“喜鹊阳雀当叫鸡，豹子老虎作邻舍”的生活已经有十年了。当我们告诉他已是春耕季节，劝他搬到山下安家的时候，他摇着头，对我

们的向导说：“麻雀无树桩，苦聪无地方，年月再好，也没有我们苦聪人的日子！”

看着他那干枯的手臂和没有血色的脸，我们马上就联想到：红河的水的确是象人们的血一样红。反动统治者已经榨尽了兄弟民族的血汗。尽管边疆是四季长春的，尽管这里象金子一样的富饶，但是，只有当我们和各族人民在一起把我们国土边沿的敌人扫清，并且手携手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路的时候，春天才会永远留驻在我们这些饱尝苦难的各族兄弟的心里。

从那个春天到现在，五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在这五年中间，我们的边疆和我们的祖国一同大步前进着。在这五年中间，我在边疆走过许多地方：从澜沧江到金沙江，从勐拉江到打洛江，从藤篾河到南夕河，我曾经和我们的边防军一起，同我们的各族弟兄们度过了许多愉快的白天和黑夜。我并没有奢望看到，在这短短的岁月里我们的各族人民会完全摆脱了贫困，开始过着富裕的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短短的日子里，真正的春天，作为劳动与欢乐的季节的春天，作为战斗与友爱的季节的春天，已经象早晨的阳

光一样照遍了边疆的每一块土地和每一条河流。

在南方国境线上的勐拉江，为我作了最初的见证。

绿色的勐拉江静静地流着，它流过浓荫的山谷，流过被森林怀抱着的美丽的平原，然后又沿着陡峭的巉崖流入远处的群山。七月的黄昏，将落的太阳，把两岸的大树的枝丫镀成了鲜红色。我们坐着用木棉树挖成的独木舟从市集回到驻地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离开我们才赶过集的边境上的这条街。街上各族人民的五彩缤纷的花衣服把我们的眼睛都耀花了；堆成小山的盐巴、农具、布匹和日用品使这条街富足得和任何一个小城市的街道相比都不逊色。和我们一同回去的一群傣族姑娘高兴和满足得唱起了歌；一群瑶族的民兵和猎人坐着木筏随在后面。独木舟在清澈见底的河上箭似地向前行驶着，两岸的甘蔗田、香蕉林和大片的玉兰花树飞速地闪过去；垂向水面的花枝和藤蔓时常抚擦着我们的脸。姑娘们的嘁嘁喳喳的欢笑声，木桨拨水的哗啦声，岸旁水磨转动的唧哑声和岸上棉田里的互助组的歌唱声，混成了一片这样美妙的合奏，使

你无论如何也难於想象：就在一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乱；而且此刻这里也还不是平静的地方，还有少数残匪隐伏在境外的密林里。

当又圆又大的月亮照亮了村寨的时候，年轻人开始在槟榔树和椰子树下跳起舞来，小伙子们吹着芦笙，弹着三弦琴，而边防军战士则吹着口琴；姑娘们在中间旋转着她们花枝招展的裙子。喜欢安静的老年人坐在树荫下，纺着线，嚼着槟榔，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在这样的夜晚，人人都觉得很幸福，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这里是不平静的边境。当晚会的篝火还没有熄灭的时候，我们听见寨边传出一声低沉的牛角号，这是有人偷越国境的警号；马上，村寨沸腾了：战士们拿起了冲锋枪，民兵们拿起了火药枪，搜山捕捉队在五分钟之内就出发了，就好象这里并没有举行过晚会似的。不久，森林中到处都亮起了火把；它们象灿烂的星似的在国境上闪耀。看着这遍山闪耀的火光，我们谁也不能抑止住自己的兴奋。难道这些人们，这些在深夜里用他们自己生命的火花来和边防军一道在边境森林中捍卫着自己的生活的人们，就是我们

一年前在森林中见到的那些无助地逃避着灾难的人们吗？一年之间，他们变得使我们几乎认不出了。在我们新生的祖国的光芒照耀下，边疆各族人民不仅懂得了如何珍贵自己新的生活，而且懂得了如何保卫和建设自己的新的生活。

在靠近另一段南方边境的勐连河，为我作了又一次的见证。

勐连河是温静而美丽的；河岸上拥挤着芒果树和榕树，金色的芒果把枝丫压得向河面垂下了腰。在晚霞辉耀下，缅寺的金塔闪着光；一排排垂着肥厚的叶子的菩提树和象巨人似地挺立着的贝叶树后面，是一片绿毡子似的稻田。这一切，加上那些穿着盛装的男女们，简直是象图画一样的美妙。但是，在此刻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见到了各族人民出自衷心的欢乐。人们从山上、从林中、从所有的村寨里涌到了勐连河边；他们来庆祝自己的节日——居住在这块地区的傣族、拉祜族和佤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这是真正的狂欢之夜。在以前，居住小平坝里的傣族、居住在山腰上的拉祜族、住在山顶上的佤族是不大往来的；但现在，穿着浅

绿色筒裙的傣族姑娘和穿着绣有很宽花边的长袍的拉祜族姑娘，戴着红头巾、腰上围着藤圈的佤族姑娘和穿着花裙子的汉族姑娘手挽手地在跳着环舞；而在旁边，一个奇异的乐队正在合奏着：傣族青年在敲长鼓，拉祜人在吹着各式的芦笙，佤族人则在打着象征着他们过去那些古老而沉重的生活的叹息般的铙钹。音乐声音是不和谐的，舞蹈步法是不一致的；但从这种声音和动作中我们却感受到了一种一致的情感——这就是民族团结的情感，翻身作主的情感。

在月光和火把下，在流水和音乐声中，人们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如醉如痴地跳着，唱着。为了预祝光明和美满的日子，人们整夜地放着美妙的火花；火花有时象喷泉似地冲天而起，形成一棵棵银色的大树，有时象银箭似地飞向高空，然后又爆裂成无数火星。大地被照耀得一片光辉。在人群中间，有一只人装的孔雀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这只象征幸福的鸟，一会在展翅飞翔，一会在昂然独立，一会又在引颈高歌。我听不懂它唱的是什么，但我可以想象得出，它一定是在为他们——兄弟般的各族人民的幸福的春天而歌唱。

面对着这些欢腾的人群，人们不能不从心底感到一种深深的自豪和激动；尽管我并不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场面，我曾经经历过好几次同样的狂欢之夜，但每一次都带给我新的欢欣。不仅仅为了那光彩夺目的歌舞，我的欢欣，也是为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从那些欢乐的面孔上看到了那种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他们要站起来，和全国人民并肩前进，向着那美好的未来前进。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头一个里程碑。

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春天的第一束鲜花，春天的第一阵和风细雨，而跟随着它前来的，将是金色的收获和幸福的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这种曾经在许多古老的歌曲中间被各族的人们那样满怀热望地憧憬过和幻想过的美好生活，和人民自己的政权一起，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来到了人们面前。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当居住在澜沧江岸的各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他们是在以一种怎样热情而急切的心情来迎接着新的事物。公路——这社会主义的先行者，迈动着巨人似的脚步，跨过了波涛汹涌的江面，闯进了

广阔的森林和田野；医院和学校（连同它们的医生和教员）——也开始象陌生的客人似地敲打着每一家竹楼的门窗；而第一所国营农场——“黎明”农场的成排的犁头也开始翻开了第一块从未接触过农具的肥沃的处女地。人们刚刚欢迎过了第一列满载着货物的汽车队，接着就为第一次照亮着古老街道的电灯而歌舞。在高大的椰子树下，在枝叶密茂的茶园旁边，有着高高的烟囱的工厂和自治区的大楼一起耸立着。人们不仅在做新衣服，而且要为自己盖新的房子；即使还是简陋的房子，也要使它能够和我们的新生活相适应。在那些掩映在树林中的傣族村寨里，几乎家家都在盖新房子；人们用着那种混合着新生活的欢欣和古老的风俗的方式来劳动着。我们曾经在江边的一个村子里参加过一次这样的盛典：整个村子象蜂房似地嗡鸣着，全村都在参加这座新竹楼的建筑。这不仅是古老的美好的集体劳动，而且也是庆祝的节日：穿着盛装的男女，欢呼着推倒了那座旧竹楼，而在它旁边，一座新的竹楼正在盖顶；青年们成群地伏在樑椽上，而姑娘们则在楼下排成链环似的一排，向上传递着木板和红色